

在家乡的日子里

李耀文◎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在家乡的日子里

李耀文◎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沈阳·



© 李耀文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家乡的日子里 / 李耀文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 - 7 - 5313 - 4531 - 2

I. ①在…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55687号

在家乡的日子里

责任编辑 白 光 尹明明

责任校对 范丽颖

装帧设计 冯少玲

幅面尺寸 140mm×210mm

字 数 186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天正印刷厂

ISBN 978-7-5313-4531-2

定价: 28.00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86250621

作者的话

我是个山村农民，远离家乡，在大城市里生活。无边的人海中，我常常感到孤独。我想念在家乡的那些日子里，那个青葱岁月，那个难忘时光，也浪漫也迷茫，总是热热闹闹。

我的家乡在浙南山区，丽水市壶镇镇流陶村。那是一个小山村，四面环山，人口二百多，山好水好空气好，只是不富裕。封面上的泥土房，就是我的家。

留守在小山村的人越来越少，山上的树木越来越茂密，每一次回家，我都感慨万千。终于有一天，我想到了写一部小说。

小说能够诠释一个时代，一个地域，我就以壶镇为背景，虚构了一个泉流村，虚构了李津、杨莹、白雪、木仔、黑仔、小白脸、李小海、林黛玉、洋洋、白冰、平平等一批山村农民青年，也虚构了木哥、阿花、木哥妈、白冰爸、杨四男、书寒爸等一批山村农民，我把他们塑造得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魂，丰满立体，如同真人似的。我们浙南山区，人均不足零点五亩耕地，大多数农民青年，不种田。

创作的心是善良的，我热爱家乡流陶，我热爱家乡壶镇。

热（日）头贼辣辣，我挑着一担柴走在山路上，肩上的这担柴有一百多斤重。我身上的衣服几乎湿透了。山上松树很多，灌木很茂密，小小的山路几乎被两边斜长过来的树枝、树叶挤满了，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如同逆水行舟。我是个山里娃，经常在山上，习惯了，这点累、这点苦不算什么，走起路来还是有点快。

眼前就是泉水谷。蝴蝶在身边飞舞，小鸟在树林里欢唱，山涧流水叮咚响……前面不远处有一瀑布，我想，等会儿就停下来歇歇，先歇几分钟，然后在瀑布之下洗个澡，让冰凉的山水冲冲身子，那该多爽。

过了一个坎，到了，我一停，头一转，瀑布之下水花飞溅之中有个姑娘在洗澡……我的天，是杨莹，我的脑袋里面顿时一片空白，嘴里漏出半句话儿：“莹莹……”

杨莹抹了抹脸上的水珠，说：“你也想洗澡吗？”

“不，不……不想……我想快点回家搓麻将。”我说着，立马转过头挑着柴继续赶路，身后传过来一阵子笑。

呵，还笑我，再笑我就过来了，信不信今天就和你在瀑布下面洗一次鸳鸯浴，我心里是这样想却是不敢回过头，就好像身后有老虎。老爷爷老奶奶都这么说，出门在外看到屁股光光的姑娘不吉利，但我不会这么想我反而觉得今天真是好运气，

在家乡的日子里

老天爷作美呀，让我看到了无遮无挂如玉如雪的杨莹，自从“懂事”后破天荒还是头一回。杨莹不是别人，杨莹和我从小就一块儿玩泥巴，用句书面词儿来说就是青梅竹马，而且读书后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班同学。初中那会儿就有了性朦胧，在同学们的眼中我和她是天生一对地配一双。只是有一件事情好像有点说不出口，这次高考，俩人都没有考上大学，新的生活也从此开始了。

头顶上的天空中两只大鸟呱呱飞过，不知去向何方。

走出泉水谷，面前是一片田地，泉水畈。泉水畈在几座大山和小山之间，有二十多亩田，田里大部分是水稻，水稻都快成熟了，黄灿灿的一大片，也有个别人的田里种植了茭白。这片水稻田的周围，山脚下还有不少旱地，分田单干后，这些旱地也都变成了各家的自留地、责任地，这个季节，地上除了蔬菜，还有番薯、大豆、玉米等，有的人地上种了果树，长着毛竹，也有的人地上全是杂草，荒了。

放眼望了望，整个泉水畈看不到一个人，只有一头水牛在吃草。

那头水牛附近，肯定有一个人，木哥。

木哥与水牛，小山村流传着一个笑话般的故事。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有一天，秋高气爽，天气好得不得了，破旧的教室里同学们全体起立的时候，木哥的裤裆里忽地闷雷一样爆响了，有如晴天霹雳，接着便是臭气冲天。原来今天老师的心情也特别好，上课后她讲起课来就没停过，这可害苦了木哥，大半节课过后，木哥的屁股里头急了，他怕打扰老师讲课就不

敢举手对老师说，只是在忍着，忍哪忍哪忍哪，终于下课了，一起立，他再也忍不住大便就拉了一裤裆。在一片笑声中，老师把他拉到教室附近的池塘，洗过后就让他回家换衣服。木哥换过衣服后就爬到家门口附近的一棵板栗树上去了，那棵板栗树很大很大，木哥就像一只麻雀一样在树枝上蹲着……老师找过来，父母亲也中饭回家了，可是任凭老师和父母亲怎么劝说他都死活不肯下来就是不愿意再去学校。老师和父母亲在树底下都没辙。最后，他父亲问他，你不去读书，小小年纪能干点什么？木哥回答说放牛，于是他父亲就从生产队里牵来一头小黄牛，不料木哥看到小黄牛后，竟放声大哭。原来，他小小年纪也晓得黄牛难骑，他怕黄牛发脾气把他摔下牛背再用尖尖的牛角伤他。他心里害怕就吓哭了，而他偏偏又喜欢骑在牛背上放牛。他父亲明白过来后，就去换来了一头大水牛，一看到牛角弯弯的大水牛，木哥就破涕为笑，立马爬下树来骑到大水牛的牛背上去了。从此以后，木哥就变成了放牛娃，放水牛的放牛娃，一天到晚就骑着水牛逍遥在田间山野上。

冬去春来，花开花落，木哥渐渐地长大，也不知道哪一天开始，木哥放牛就不再骑在牛背上了，听说那一年他十三岁。

田地责任制后，木哥还是养着一头水牛，就似乎与水牛有了缘分似的，不过话得说回来，木哥养着一头水牛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小山村没有拖拉机，水稻田只有用犁耕，养牛就是为了耕田。

木哥到田地里去干活，也往往会牵上水牛。木哥在干活，水牛在附近吃草，水牛边吃边走，一般也不会离开他的视线。

走近水牛，果然看到木哥，他正在田边的小山上割草，一

在家乡的日子里

边还咿咿呀呀地哼着山歌。他在唱什么来着？我竖起耳朵仔细一听，哈哈，原来他是在唱他自己呢，我依稀听到了“牛一只人孤单”什么的。

木哥四十三岁还是光棍一个，他有一个爱好那便是唱山歌。走路的时候，他往往是一边走路一边唱山歌；干活的时候，他也往往是一边干活一边唱山歌，甚至撒尿拉屎时也会哼上一两句，听说我还没有出生他就有了这个爱好，估计那该是他小时候骑在牛背上放牛，优哉乐哉，逍遥自在，尽赏田园风光，灵感常常袭上他的心头，他慢慢地就爱上了唱山歌。村里不少人听了木哥几十年的山歌，都说木哥小时候山歌唱起来很顺溜，看到什么他都能唱就好比一个田园歌手，大家也都很喜欢听他唱山歌。我相信那是真的，不过如今木哥的山歌唱起来就变味了，咿咿呀呀有点难听，陌生人听到了还以为是遇到了一个神经病，估计是没有了小时候的那个好心情，唱出来的山歌就不动听了。

木哥只读过三天书，不识字，他是用本地话唱山歌，我们的壶镇话很神奇，读起春秋战国以前的一些古诗比用普通话读还流利。

我停住歇歇。木哥看到后，朝我傻笑，接着就唱出了一句山歌：“津儿哟津儿，泉水谷里什么的看见？”

我叫李津，父母亲都叫我津儿，这是我小屁孩时的昵称，如今长大了父母亲也还是这么称呼我，就好像我还没有长大似的，大概也是因为习惯了改不了了，一百年前木哥和我是一家人，所以他也这么称呼我。

我用手把脸上的汗水一抹，反问他：“什么的看见？”

“莹莹姑娘刚走过，她说去洗澡。”木哥继续唱着，“我想她已经脱光了，诶呀哟喂脱光光。”

还诶呀哟喂脱光光，我心里暗暗叫苦。

木哥又在笑，笑得开心，笑得下流。

我讨厌了，说：“我路过是碰巧，你可不要去偷看。”

木哥不唱了，说：“要是我的老水牛跑到泉水谷去吃、吃嫩草，你说那是碰巧还、还是不碰巧？”估计是他太激动了，说话时竟有点口齿不清，饶舌了，他说着又嘻嘻地在笑。

我更讨厌，说：“不跟你贫。”

这会儿，迎面走过来白雪，白雪身着白色连衣裙，头戴花布帽，手里拿着衣服和毛巾，显然，她也是到泉水谷去洗澡。白雪比我大三岁，初中毕业后，她就外出去打工，如今在壶镇的一个纸箱厂里上班，小山村离壶镇有十三里路，她早出晚归，几乎天天如此，现在她回来了，估计又是厂里停电了。顺便说一句，我们浙江省好像什么都不缺就缺电，河流枯水的季节工厂里往往就停电。白雪插了一句：“木哥要是跑到泉水谷去偷看姑娘洗澡，那这辈子就真的娶不到媳妇了，打光棍打到老。”听了白雪的话，我就在猜想着，木哥究竟会唱句什么样的山歌来应答她呢，不料木哥歌也不唱，什么话也不说，装聋作哑，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就只顾自己在割草，传过来的，只有镰刀割草“唰唰唰”的声音。

哎哟喂，真没劲，这木哥，就知道取笑别人，人家取笑他，他立马就蔫了，开心逗人的玩笑就无法继续了，真是个孬种。也许，刚才木哥一边割草一边唱山歌的时候就在想女人，肯定是伤心过一阵子，白雪的话又搅起了他那绝望的心情，所

在家乡的日子里

以就这么不堪一击。

气氛立马就变得有点沉闷，怕是又伤了木哥的心，我和白雪也都装哑巴不说话，俩人相视一笑，擦肩而过。

也不知怎么一来，我就想起了白冰。白冰是白雪的哥哥，他自己不会找姑娘，连个上门提亲的也没有，所以今年三十二岁了和木哥一样也还是光棍一个。白冰像黄牛一样只知道干活，不爱说话。我心里又想，虽然白冰比木哥多识几个字，白冰的命运也不会比木哥好到哪里去。

其实，村里过三十还没有娶到媳妇的，还多着呢！

小山村，空气好，光棍多。

“牛吃番薯了，牛吃番薯了……木哥，牛吃番薯了。”

身后传来了白雪的喊叫声，我停下来转过头往那边一看，原来是木哥的水牛在偷吃人家地里的番薯藤，木哥也好像回过神来的似的，停下了割草，扔下镰刀就急急忙忙地朝那头水牛赶过去了，木哥的水牛也和木哥一样，一根筋，喊是喊不动的，只有把它牵开。

过了泉水畈，在两座小山之间的小路上向西再走二百米左右，就看到村庄。这是一个小天地，在壶镇的东南方向，位于壶镇盆地边缘的山上，中间是田地四周还是山，房子就在山与田地之间。我们泉流村共有二百多人口，一百多亩田，二百多亩山。

小山村，贫穷落后，你认为是山头角落就是山头角落；

小山村，鸟语花香，你认为是世外桃源就是世外桃源；

对于浙南山区来说，我们泉流村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山村。

出生在山里那都是命运，若干年前我的太公因为替人家看山就从山外住到这里来，后来便有了爷爷有了爸爸又有了我，这年头我们壶镇一带兴修谱，翻开家谱来看看，原来我的祖上在陇西，大致上就是位于今天甘肃省南部和东南部的那些地方，数百年之前我的祖辈们越过千山万水从陇西来到浙江缙云，太公太太公的坟碑上都有三个字，陇西郡。附近的村庄大多数是一个村一个姓，我们这个小山村却是三个姓，李姓、杨姓和白姓，追溯一下，三个姓分别来自于三个不同的地方。

坐北朝南的那一座山长长的矮矮的像一条龙叫作李家山，山脚下有一排房子成一字形摆开，那便是我们李姓人家的房子，不过，近年来也有杨姓人家、白姓人家的房子造到李家山这边来了，像白雪家的新房子，就是在李家山山脚的西头。杨姓人家、白姓人家的房子挤在一块儿，刚好在李家山的对面杨公山的山脚，旁边还有两座小山围着。如果从飞机上往下看，小山村的房子分布恰恰像阿拉伯数字10，“1”和“0”之间是一片田，相距一百多米，有一条机耕路连接两地，这条坑坑洼洼的机耕路又称简易公路，是从山外则村西边的落水谷通上来，先沿着李家山的山脚快要通到“1”的中间处后再通向“0”。

这条简易公路还是刚刚通车，通车时间还不到两年。

小山村的房子大多是二层楼，土木结构，杨公山那边有两幢房子是四层的，用红砖垒成。造房子的红砖是简易公路通车后，从山外运来，没通车之前，除了个别人用牛拉上少量的“条石”造阳台造门面外，村里几乎所有的墙都是用泥土夯起来的。

在家乡的日子里

每一幢房子的周围，往往有几棵果树，特别是我们李家山这边，房屋坐北朝南成一字形摆开而且每幢房子之间也不是很靠拢，果树就更多。

浙江丽水（Lí Shuǐ）的气候和土壤适宜多种果树的生长，如果你到我们丽水来，你就会发现秀山丽水处处果树，丽水地区（2000年改为丽水市）是个大果园，小山村是个小果园，不仅屋前屋后有果树，田地里山上也有不少果树。桃、板栗、杨梅，这三种果树在我们泉流村比较多，目前来说排上了前三名。

丽水的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温暖湿润，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加上土地肥沃，一年之中水稻有二熟，每每到了学生放暑假的时候，第一期水稻也成熟了，割了再种，就叫夏收夏种，也叫“双抢”，就是抢收抢种的意思，这时候农民往往会很忙，忙得热火朝天。有了杂交水稻以后，因为杂交水稻的生长周期长些，亩产量高很多，加上山上的气温低一点，无霜期少几天，山里人往往就喜欢种植单季杂交水稻了，单季杂交水稻收割以后，就种点小麦、油菜、萝卜、油冬菜什么的，或者干脆就荒在那里，等明年再种水稻。早些年，不少人收割了单季杂交水稻以后，就接着种小麦，就是一熟水稻一熟小麦这样接着种。大概是人们觉得种小麦没什么赚头吧，近年来，收割了单季杂交水稻以后，就很少有人接着种小麦了。我们泉流村，如今大多数人都种单季稻了，单季杂交水稻往往是九月中旬那段时间里开始收割，因此夏天里就不忙了，最忙的季节是秋收秋种，单季杂交水稻开始收割后就开始忙了。

村庄面前的这片田地叫作面前畈，有五十多亩田，这片田的大多数也是种植了水稻，看上去一片金黄，这片田的周围，山脚下的旱地也很多，因为离村庄近，有些山的半山坡上也被开垦出来种农作物了，而且没有一块地是荒着，有人外出不种了，他的邻居就去种。面前畈的旱地上，除了农作物外，果树、毛竹也很多。我小时候，面前畈的旱地上还有不少棕树，高大的棕树模样有点像椰子树，看过去风景独特，不过在我们这个小山村它不是用来观赏的，剥下棕片用棕丝拧更藤（壶镇方言，一种用棕丝捻成的绳索，用来捆柴捆稻草）、拧筐绳或编蓑衣，后来棕丝的用量少了，棕树也砍了，到如今就只剩下稀稀疏疏的没几株。

放眼望去，偌大的一个面前畈只有四个人在干活，两个在旱地里锄地，两个在稻田里打农药，东边一个，西边一个，零零星星地分布着。对于水稻除病虫害来说，中午是打农药的好时间，如果是早晨或晚上，露水大了，农药打下去就起不了多大的效果和作用，不过中午打农药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那就是中午太阳猛，人容易中毒。

村里二百多人口中，约有四分之一已经外出了，外出打工外出经商外出办厂……没有外出的劳动力就在家种田地，在家种田地有农忙期也有农闲期，现在是夏秋之交，单季杂交水稻还未到收割的时候，秋收秋种也还未开始，对于我们这个小山村来说，还算处在农闲期。此刻，太阳还是火辣辣，不少人是在家里看电视、打扑克或搓麻将，也有些农妇闲不住，就在家穿珠（把一种像珍珠一样的工艺品穿成一串串）赚点小钱。

山里人有山里人的清闲。自从分田单干后，自由了，村里

在家乡的日子里

不少人就学会了享受，大热天的中午往往就躲在家里不出去干活。

木仔家新房子面前的大路旁，有一棵很大的板栗树，枝叶很茂密，像一个巨大的凉棚，树底下很凉快，树底下的走廊上，木仔、黑仔、平平和小白脸在搓麻将。

木仔原名李小木，木仔、木哥是兄弟，木仔二十八岁，木哥四十三岁，兄弟俩连同年老的父母亲四个人还是同一个泥灶吃饭，没有分家。木仔有一个姐姐，比木仔大五岁，不过早已嫁到外村去了，木仔的外甥都十岁了。木仔、木哥都是一米七左右，身子粗粗，看上去也长得一模一样就如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似的，这不奇怪，兄弟俩本来就是从一个肉洞里溜出来嘛，可是怪了，啥？木哥是小山村里最勤劳的一个，木仔却是最懒。因为懒，木仔妈就很头疼，骂过不少话，可木仔总是把骂过来的话当作耳边风，半句也入不了耳朵，这么着，木仔妈就没辙了，如今她也六十多岁了，老了，就更管不了木仔了，只是有一句话她还是常常挂在嘴巴上，就好像和尚念经似的常常念叨它：我角头两个木，一个勤一个懒，落地时辰不一样，没法。角头是壶镇方言，家里屋里的意思；落地时辰也带着一点儿壶镇方言，翻译一下便是出生的时辰，上了年纪的山里人，往往还是很相信迷信，认为出生的时辰就决定了一个人的一切。老实巴交的木仔爸也管不了木仔，如今，背有点驼、快要七十岁的他一天到晚除了抽土烟就是扛着一把锄头到田地里转转，别的什么都不管，木仔也就变得更懒了，不过，懒懒懒，在小山村懒出名的木仔有一件事却总是抢着干，啥？譬如

把一担茭白挑到山外去卖了什么的。木仔看似呆头呆脑木头一般，心中却也有小算盘，打个比方说，如果把一担茭白挑到山外去卖了换回一百块钱，他回家后一定会说只换回九十块甚至是八十块钱，那十块二十块他就落下腰包成为麻将桌上的赌本。

木仔妈年纪大了，脑筋还是灵清，多少斤茭白能换回多少钱，多少斤番薯又能换回多少钱，她心里头雪亮雪亮，木仔这点小伎俩，她早就看穿了，不过她和她老伴都老了，挑不动了，也就由着木仔了，每次从木仔手里接过钱的时候都是装糊涂，不与木仔计较，慢慢地也就习惯了。木哥人老实，十块钱五块钱他都不会落腰包，可木哥不识字，也不会算账，他到山外去卖东西他老娘在家里总是担心。有一次，木哥从他的陷阱里捡来了一头小野猪，家里人一再吩咐他，不要多，不要少，这头小野猪就卖一百块钱好了，木哥就把小野猪扛到壶镇去卖了，结果换回了一张百元假钞，从此以后，木哥就不愿意到山外去卖东西了，死活也不肯去。

忘了说了，木哥原名李小树。先有李小树，后有李小木，然而外号却是先有木仔后有木哥，为什么如今村里人都叫李小树为木哥，谁最先叫出来呢？这个，无可奉告，我真的不晓得。

路过木仔家家门口，我停住歇歇。木仔说：“津儿，大热天没人去砍柴，你真不怕热。”我答道：“这点热算什么，家里都快没柴烧了。”小白脸问道：“哪里砍的柴？”我答道：“天峰山。”到天峰山去砍柴不要路过泉水谷，我怕他们四个看到杨莹和白雪到泉水谷去洗澡会说我的笑话，就故意撒谎了。小白

在家乡的日子里

脸又瞟过一眼，说：“天峰山不长竹，怎么有这么多山竹？”嘿，小白脸你也真是的，像个警察破案似的要问这么仔细干吗呢？我心里嘀咕着，一边又继续撒谎：“过冈砍了些。”天峰山过冈便是外村人的山，我们这个小山村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不良习惯，那就是自家的自留山和责任山上的柴舍不得砍，却喜欢摸到外村人的山上去砍外村人的柴，说白了这也是偷，不过有句话是怎么说来着，山里人偷柴不算偷。

木仔告诉我家里来客人了，于是我就迈开脚步。

很快就到了。“1”的中间处有一幢房子，坐北朝南共六间，西边的那三间就是我的家。这幢房子是爷爷和奶奶造起来的，爷爷和奶奶造起来的时候只是四间二层楼，爷爷和奶奶有三个儿子，爷爷和奶奶一间，大伯、二伯和我父亲各一间，房子是朝南的，就是说四间房子的门都是朝南的，门的面前是走廊，走廊与走廊面前的大路之间有泥墙围起来，这样的设计是为了防止顺手牵羊，就如同城里人为了防盗加了一层防盗窗一样，整幢房子的东边有一个大门，大门对着走廊，整幢房子的西边有一个小门，小门开在泥墙上，靠近房子后面的山。大伯年轻的时候就当兵去了，当兵后，他一直没退伍，这幢四间二层楼的房子实际上是三户人家居住，对于我们山村人来说，家里有家具有农具，有农产品有柴草，三户人家住在这幢房子里面还是有点挤，后来，东边和西边又各造了一间房子，搭墙而造，都是一层的，便是二伯家和我家的厨房。

大伯曾是部队里的军官，如今他一家人都住在南京，三个月前大伯把爷爷和奶奶都接到南京去住了；二伯一家本来也是住在这幢房子里面，前年二伯造了新房子后，他一家人就住到

新房子里去了；如今这幢房子里面就我一家人在居住，空荡荡，我一家人也就用上三间房子了，两间二层楼，一间一层楼，刚好是整幢房子的一半。两间二层楼的楼上是藏粮食，堆柴草，两间二层楼的楼下，我住东边的这一间，父母亲住西边的那一间，父母亲的这一间放着家具，我的这一间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书架就没有家具了，不常用的农具就堆到了我的这一间。原来的走廊是泥墙围着，上面有瓦片遮着，房间里光线不好，不久前我也推倒了一些泥墙，请来木匠拆掉了一些椽子和瓦片，如今走廊面前的泥墙只剩一米多高，走廊上面有一半没有瓦片遮着，阳光好多了。最西边的那间一层楼是我家的厨房，北边后半间当厨房就够了，南边前半间，就放放一些常用的农具，有时候田地里收进了农作物，也可以暂时放一放。

我家的厨房，南边开了一个小门，西边的泥墙上同样也开了一个小门，南边的门槛高出面前的大路路面半米多，出入不方便，门闩就整年闩着，一家人进进出出，基本上都是走西边的这个小门。西边的这个小门旁边，靠着李家山这一边是一口小池塘，这口小池塘是几年前我挖出来的，有一米五深，春天里水满满的时候，方便洗菜洗衣服。小池塘的西边是一块黑黝黝的大石头，有半辆小车那么大，这块黑黝黝的大石头是天然的，我们李家山这边十几户李姓人家便把它当作“土地爷爷”，就是过年过节时供拜的“土地神”。“土地爷爷”的面前，隔着一条小路有一间小房子，那便是我家的猪舍。我们这个小山村，几乎每一户人家都会养一二头猪。“土地爷爷”的西边还有一块空地，那便是我家的散谷场。我们这个村子里，每一户人家都有自己的散谷场，毕竟是小山村嘛，用地没有城